

最新版

星潮

中国新生代更新代 科幻名家新作选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编
董仁威◎主编

入选向青少年推荐的100种优秀图书
刘慈欣 韩松 王晋康 吴岩 联袂推荐
第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图书金奖

星潮

最新版

中国新生代更新代 科幻名家新作选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编

董仁威◎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潮(最新版)/董仁威主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229-07261-2

I. 星… II. ①董…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4332 号

星潮(最新版)

XINGCHAO

董仁威 主编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张立武

责任校对:廖应碧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公司·吴庆渝 卢晓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圣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20mm×1000mm 1/16 印张:20.5 字数:400千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261-2

定价:3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部中国新生代、更新代科幻作家的选集：《星潮——中国新生代更新代科幻名家新作选》的文稿摆在我面前，我看后亢奋不已。中国科幻小说，到了一个井喷的时代。这样的形势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与神州大地万象更新，经济和政治生活飞速发展密切相关。时势造英雄之说，在历尽沧桑的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久前，我连续出席了科幻界的“银河奖”和“星云奖”两个颁奖盛会，面对满座群英，不由感慨万千——这样的盛会，绝非过去所可能举行者。一言以蔽之，时代使然耳。形势比人强的老话，又一次在这里得到验证。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所谓“清理精神污染”的极左思潮逆流下，科幻小说居然与“地摊文学”并列，遭受不公正打击，几乎被全面封杀，一度陷入“文革”以来的另一个低潮。

真理毕竟无法人为扼杀。在这样的强大声援下，很快又掀起了第三个高潮，也和当时的形势分不开。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思想进一步开放。加以对科幻小说的理解发生了根本变化，再也不是“文革”前第一次高潮时期的“少儿+科普”模式，日渐向文学和真正的小说靠拢，形成了不可阻遏的新潮流。

在这个阶段，新人宛如巨浪成批涌现，一时群星灿烂，早已超过了往昔的第一和第二高潮。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更比前浪高。无数新人新作，共同营造出一个大好局面。这是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任何人不能阻挡。

话说到这里，也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说几句话。这不是从个体而言，以为旧人不如新人。而是飞速发展的时代因素，促进了如此蓬勃兴旺的新形势。旧人不能鄙薄新人，以为“想当初”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以所谓老资格自居。如果还有人抓住什么过时的“桂冠”不放，自以为怎么样，只能成为笑柄。要逞能，就请源源不绝拿出新作品。作家没有新作品，还有什么发言权？新人也不能妄自菲薄旧人，以为那都是过时的老废物，从前那些作品多么“浅薄”。要知道，那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果您身在当时，大概也发表不了今日您的得意佳作。没有历史，哪有今天？尊重历史，才是尊重自己。

在这个阶段，具有才华和成就的新人不绝如缕，一时无法一一列举。《科幻世界》长

长的历届“银河奖”名单,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这样的形势下,也可以举出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如果以晚清、民国之萌芽时期为“原生代”,解放后第一个高潮为“古生代”,第二个高潮为“中生代”,第三个高潮为“新生代”。继续发展到今天,又有“更新代”出现,那么以下一些作家,显然就是“新生代”和“更新代”的佼佼者,各自领导一代风骚,成为各个阶段的主力。

早在第二个高潮期间,笔者就观察出当时尚属年少的吴岩、韩松、星河、杨鹏等4人具有未来明星相,必定是今后中国科幻的栋梁。于是大力宣扬,以为吴岩必定是中国科幻未来的“马拉多纳”,成为领军人物。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这个看法不错,他们果真是第三个高潮初期的脊梁。吴岩能够上下联系,旁及左右中外。从创作实践到研究理论,身边始终聚集了一个庞大的青年作家和读者群。他首先把科幻从“闲书”,引入神圣的科学研究殿堂,培育出第一批科幻小说研究生,兼及对外联络宣传。吴岩的功劳无人可以替代。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是前无古人。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科幻世界》对人才的培育。第三个高潮开始以来,《科幻世界》精心培育的中国科幻“黄埔系”新人不断涌现,几乎人人皆是英杰,成为时代的主流。其中特别是王晋康横空出世,不亚于当年叶永烈的出现。所以那时候台湾地区一个有威望的出版公司要求我推荐一个新人,便力荐王晋康,一下子就以一部《生死平衡》风靡台岛。连续获得多届“银河奖”的王晋康,拥有无可胜数的读者群,被科幻迷爱戴称为“恒星”,乃是名副其实,远远超过了过去许多作家。

在“更新代”里,接过王晋康的“枪”者,无疑是另一个以其《三体》三部为代表作,冉冉升起的明星刘慈欣,与王晋康双星照耀。加以韩松、何夕、星河、江波、长铗、程婧波、夏茄、陈楸帆等,难以一时数说完的新生代和更新代新秀,形成了今日名副其实的群英会。再辅以奇幻小说相互配合,一时蔚为长江大河般形势,带动了未来的广大读者群。中国科幻小说,终于从昔日小草成为枝叶扶疏的大树,在文坛和社会牢牢站稳了脚跟。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港、澳、台与大陆的“大联合”,也终于得到了实现。不久前世界华语科幻星云大奖中,台湾、香港和旅外华人作家共同登台获奖,就是最好的体现。回顾过去,障碍多多,岂是今日所可梦想者。

借《星潮——中国新生代更新代科幻名家新作选》出版之机,祝愿中国的新生代、更新代科幻作家茁壮成长,拿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站在世界前列的科幻作品来。

西蜀 80 不老翁 刘兴诗于成都理工大学

2011 年 1 月 8 日

序二

走下去,鲜花自会在路旁开放

离我们很远的 NASA(美国航天局)越来越科幻了。最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先是公布了发现了史上最年轻的黑洞,后又宣称发现了朊基生命,为另类外星生命找到了存在的理论基础,以至于以超绝想象征服无数读者的科幻作家刘慈欣都说,科学所带来的震撼其实远超于科幻。

而在我们身边,网络生活、iPhone 越来越现实了;城市化、人口老龄化越来越现实了。这样的技术产品和曾经的科学幻想正以我们未曾预想到的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在新潮技术的裹挟下,新人类正从我们这个时代诞生。

这幅科幻与现实、科学技术与传统生活相互碰撞又水乳交融的图景构成了中国科幻繁杂而丰沛的创作源泉。

与此同时,科幻产业的重心也在悄悄地发生着转移。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后,以《科幻世界》为代表的科幻杂志得到迅速发展,并很快在2000年达到销量高峰。随后,在钱莉芳《天意》的带动下,科幻出版市场开始了从杂志时代向图书时代的过渡,越来越多的作者关注长篇创作,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图书公司介入到科幻出版中来。如果说钱莉芳《天意》创下自1983年以来原创科幻销量的最高纪录存在偶然因素,那么刘慈欣《三体》、《三体Ⅱ·黑暗森林》的持续热销、《三体Ⅲ·死神永生》的火爆,以及江南、今何在科幻小说的风靡,无疑给科幻图书市场带来了更强的信心。不管你是欣喜还是不情愿,科幻的图书时代已经到来。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更新代科幻作家登台亮相。相较于以星河、何夕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他们有着更新锐的思想(飞氲),更独到的对我们所处世界的思考(陈楸帆),以及更新的科幻创作观念(江波、夏笳、长铗和程婧波)。他们的创作风格、关注重点迥异,但都从一个侧面代表着新人类的价值取向,预示着科幻文学发展的崭新未来。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短篇创作,很多人已经开始向长篇创作发展。陈楸帆、迟卉、江波、拉拉在此方面都有不俗表现。而此时,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编辑这样一本新生代占主体的短

篇集,便有了特别的意义——它用一系列或优美、或传奇、或深刻的代表性作品准确地传达出了科幻新时代的强音。由此,我对主编者董仁威老师也平添了几分敬意——没想到他在繁忙的科普创作和社会活动之余,对科幻发展的脉落有着如此敏感的体察和把握。

这本集子以更新代为主体,但亦收录了新生代科幻大家刘慈欣、王晋康和韩松等的新作。他们已经是明星级的科幻作家,他们共同成就了一个时代。将他们的作品与更新代作家的作品放在一起,似乎别有深意。也许,主编者在传达一种坚持的意义:更新代脚下的路还很长,读者们对他们有着更高的期待,只有坚持创作,才能成就辉煌。

最后,借用好友刘慈欣在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句话与作者读者诸群共勉——走下去,鲜花自会在路旁开放。

科幻终有鲜花盛开的一天,而那一天,绝不会太远。

刘海军

(《科幻世界》主编)

2011年1月20日

前言

许多人都喜欢看科幻书,许多家长都支持孩子看科幻书,但不少人对科幻的认识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国外的科幻巨匠名家,只知道凡尔纳、威尔斯、阿西莫夫;国内的科幻名家,也只知道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凡尔纳等毕竟是19世纪的人了,他的许多“幻想”早已变成现实,“神六”都已经飞上了天,环游地球哪里还需要80天?科学的飞速发展,也已把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等中国老一代的科学幻想抛在了后面;童恩正幻想的激光武器,早已成为常规武器;叶永烈在《小灵通漫游世界》中的那些科学幻想,也大多成为现实。读者需要当代科幻作家的作品,包括国内外当代科幻作家的作品。

其实,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二三十年间,国内外的科幻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科幻大家和科幻名作。

国外的先不说,国内就出现了新生代、更新世代两代科幻名家,不少科幻名作。

最先涌现出的科幻作家,以王晋康、星河、何夕为代表。王晋康推出了代表作《生命之歌》,星河推出了代表作《决斗在网络》。以后,王晋康独领风骚十多年,曾11次获得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在中国有数百万人读过他的科幻小说,有庞大的“粉丝”群。王晋康的《生命之歌》《类人》等一系列有关人类与类人关系的科幻小说的价值在于,他开创了在科幻小说中表达人类面临大灾难时哲学思考的新时代。

以后,新生代科幻作家群中涌现出刘慈欣、韩松两个世界级的科幻大家。刘慈欣被称为当代中国科幻第一人,他认为:“科幻是为人类面对大灾难而存在的。”他的科幻图书已列入畅销书行列,“地球往事”系列(《三体》《三体Ⅱ:黑暗森林》)等发行10万册以上,即将出版的《三体Ⅲ》已被大陆和台湾购买了版权,未出版便火了起来。

韩松是中国新生代中两位具有世界级水平的代表作家之一,现任新华社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兼国际部副主任,他的代表作《红色海洋》引起海内外震动,《宇宙墓碑》是韩松的成名作,获台湾“幻象”首奖。他的新作《地铁》,即将出版,也是一部惊世骇俗之作。

紧接着新生代作家,一批70后、80后、90后科幻作家成长起来,被称为更新代科幻作家,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江波、陈楸帆、长铗、夏茄、迟卉、程婧波、飞氲等,他们从全新的视角来观察世界,阐释科学。

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如今活跃在中国科幻界的新生代、更新代科幻作家,我们组织

更、新生代部分名家提供了他们近年来有代表性的新作,编辑成《星潮—中国更新世代科幻名家新作选》一书,以使大家一睹中国当代科幻作家的风采。

董仁刚

(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

2010年11月5日

目 录

序 / 1	刘兴诗
序二 走下去,鲜花自会在路旁开放 / 3	姚海军
前 言 / 1	董仁威
星 愿 / 1	刘慈欣
百年守望 / 15	王晋康
有关时空旅行的马龙定律 / 37	王晋康
星潮·建设者 / 62	韩 松
喷薄欲出 / 90	星 河
伪人算法 / 107	迟 卉
赶在陷落之前 / 124	程婧波
屠龙之技 / 142	长 铗
时空追缉 / 171	江 波
鼠 年 / 194	陈楸帆
荣光年代 / 217	飞 氘
行星风暴 / 246	郑 重
风车斗士 / 256	郑 军
亲 戚 / 287	付国丰
熄 火 / 303	拉 拉

星 愿

刘慈欣

五十年后的某天……

张医生查诊，顺便把一份报纸丢给云天明，说他住院时间也不短了，应该知道一些外面的事。这让云天明感到有些奇怪，因为病房里有电视，外面的事他并非一点也不了解。他隐约感到张医生这么做可能有其他目的。

云天明从报纸上得到的第一印象是：与他住院前相比，三体和地球三体组织的新闻不是那么铺天盖地了，终于有了一定比例的与危机无关的东西。人类随遇而安的本性正在显现，四个世纪后的事情正在渐渐让位于现世的生活。这不奇怪，他想了想四个世纪前是什么时候，中国是明朝，好像努尔哈赤刚建立后金；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刚结束；蒸汽机还要等一百多年才出现，人们想用电还要等两百多年。那时如果有人为四百年后的事操心，就如同替古人担忧一样可笑。

至于他自己，照目前病情的发展，明年的事都不用操心了。

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头版，虽不是头条，也比较醒目：

××常委会特别会议通过《安乐死法》

这也有些奇怪，××常委会特别会议是为与三体危机有关的立法召开的，而这个《安乐死法》好像与危机没什么关系。

张医生想让自己看到这条消息？

一阵剧烈的咳嗽使他放下了报纸，开始艰难的睡眠。

第二天的电视新闻中，有了一些关于《安乐死法》的报道和访谈，但没有引起太大关注，人们的反应也都很平淡。

这天夜里，咳嗽和呼吸困难，以及化疗带来的恶心和虚弱，都使云天明难以入睡。邻床的老李借着帮他拿氧气管的机会坐到他的床沿，确定另外两位病友都睡着后，低声对云天明说：“小云啊，我打算提前走了。”

“出院？”

“不，安乐。”

以后,人们提到这事,都把最后一个字省略了。

“你怎么想到这一步?儿女都挺孝顺的……”云天明坐直身子说。

“正因为这样子,我才这么打算,再拖下去,他们就该卖房了,最后也还是没治,对儿女孙子,我总得有点儿责任心。”

老李好像发现对云天明说这事也不合适,就暗暗在他胳膊上捏了一下,离开上了自己的床。

看着路灯投在窗帘上摇曳的树影,云天明渐渐睡着了。生病后第一次,他做了一个平静的梦,梦中自己坐在一艘没有桨的小船上,小船是白纸叠成的,浮在宁静的水面,天空是一片迷蒙的暗灰色,下着凉丝丝的小雨,但雨滴似乎没有落到水上,水面如镜面般没有一丝波纹,水面在各个方向都融入这灰色中,看不到岸,也看不到天水连线……凌晨醒来后回忆梦境,云天明很奇怪,自己在梦中是那么确定,那里会永远下着毛毛雨,那里的水面永远没有一丝波纹,那里的天空永远是一样的暗灰色。

老李的安乐要进行。新闻稿中“进行”这个词是经过反复斟酌的,“执行”显然不对,“实施”听着也不太对,“完成”就意味着人必死无疑,但对具体的安乐程序而言,也不太准确。

张医生找到云天明,问如果他身体情况还行,能否参加一下老李的安乐仪式。张医生赶紧解释说:这是本市的第一例安乐,有各方面的代表参加,这中间有病人代表也是很自然的,没别的意思。云天明总感觉这个要求多少有些别的意思,但张医生一直对自己很照顾,他就答应了下来。之后,他突然觉得张医生有些面熟,他的名字也有些印象,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以前之所以没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流仅限于病情和治疗,医生在看病时和其他时间说话的样子是不太一样的。

老李安乐时他的亲人一个也不在场,他瞒着他们,只等事情完了后再由市民政局(不是医院)通知,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来采访的新闻媒体不少,但记者们大多被挡在外面。安乐是在医院的一间急救室进行的,这里有一面单向透视的落地玻璃屏,相关人员可以在玻璃屏的另一面,病人看不到。

云天明进来后挤过各方面的人士站到玻璃屏前,当他第一眼看到安乐室的样子时,一阵恐惧和恶心混杂着涌上来,差点让他呕吐。院方的本意是好的,为了人性化一些,他们把急救室装饰了一番,换上了漂亮的窗帘,摆上了鲜花,甚至还在墙上贴了许多粉红色的心形图案。但这样做的效果适得其反,像把墓室装潢成新房,只是在死的恐怖中又增加了怪异。

老李躺在正中的一张床上,看上去很平静,云天明想到他们还没有告别过,心里越来越沉重。两个法律公证人在里面完成了公证程序,老李在公证书上签了字。公证人出来后,又有一个人进去对他讲解最后的操作程序。这人身着白大褂,不知是不是医生。他

首先指着床前的一个大屏幕问老李是否能看清上面显示的字,老李说“可以”后,他又让老李试试是否能用右手移动床边的鼠标点击屏幕上的按钮,并特别说明如果不方便还有别的方式,老李试了试也“可以”。这时云天明想到,老李曾告诉过他,自己从没用过电脑,取钱只能到银行排队,那么这是他有生第一次用鼠标了。穿白大褂的人接着告诉老李,屏幕上将显示一个问题,并重复显示五次,问题下面有0到5六个按钮,每一次如果老李作肯定的回答,就按照提示按动一个按钮,提示的数字是1到5中随机的一个——之所以这样做,而没有用“是”或“否”按钮,是为了防止病人在无意识状态下反复按动同一个按钮;如果否定,则都是按0,这种情况下安乐程序将立刻中止。一名护士进去,把一个针头插到老李左臂上,针头通过一个软管与一台笔记本电脑大小的自动注射机相连。先前那名指导者掏出一个东西,打开层层密封,是一只小玻璃管,里面有淡黄色的液体,他小心地把那个玻璃管装到注射机上,然后和护士走出来,安乐室里只剩老李一人了。安乐程序正式开始,屏幕显示问题,同时由一个柔美的女声读出来:

你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是”请按3键,“否”请按0键。

老李按了3。

你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是”请按5键,“否”请按0键。

老李按了5。

然后问题又显示了两次,肯定键分别是1和2,老李都按了。

你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这是最后一次提示,“是”请按4键,“否”请按0键。

一瞬间,一道悲哀的巨浪冲上云天明的脑际,几乎令他昏厥,母亲去世时他都没有感受到这种极度的悲怆。他想大喊让老李按0,想砸玻璃,想杀了那个声音柔美的女人。

但老李按了4。

注射机无声地启动了,云天明可以清楚地看到玻璃管中那段淡黄色液体在很快变短,最后消失。这过程中,老李没有动一下,闭着双眼像安详地入睡了一样。

周围的人很快散去,云天明仍一动不动地扶着玻璃站在那里,他并没有看那具已经没有生命的躯体,他眼睛睁着,但哪儿都没看。

“没有一点痛苦。”张医生的声音轻轻响起,像飞到耳边的蚊子,同时他感觉到一只手扶上了左肩,“注射药物由大剂量巴比妥、肌肉松弛剂和高浓度氯化钾组成,巴比妥先起作用,使病人处于镇静深睡状态;肌肉松弛剂使病人停止呼吸,氯化钾使心脏过速停搏,也就是二三十秒的事。”

张医生的手在云天明肩上放了一小会儿后拿开了,接着听到了他离去时放轻的脚步声。云天明没有回头,但回想着张医生的长相,突然记起了他是谁。

“张大夫,”云天明轻轻叫了一起,脚步声停止了,他仍没有回头,“你认识我姐姐吧。”

好长时间才有回答：“哦，是，高中同学，你小时候我还见过你两次呢。”

云天明机械地走出医院的主楼。现在都明白了，张医生在为姐姐办事，姐姐想让他死，哦，想让他安乐。

云天明常常回忆儿时与姐姐玩耍的快乐时光，但长大后姐弟间渐渐疏远了。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谁也没有做过伤害对方的事，但仍不可避免地疏远了，都感觉对方是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两种人，都感觉对方鄙视自己。姐姐是个精明的人，但不聪明，找了个同样精明却不聪明的姐夫，结果日子过得灰头土脸，孩子都大了也买不起房子，婆家同样没地方住，一直倒插门住在父亲那里。至于云天明，孤僻离群，事业和生活上也并不比姐姐成功多少，一直一个人在外面住公司的宿舍，把身体不好的父亲全推给姐姐照顾。

他突然理解了姐姐的想法。自己病了以后，大病保险那点钱根本不够，而且这病越往后越花钱，父亲不断地把积蓄拿出来；可姐姐一家买房没钱父亲并没帮忙，这是明显的偏心眼。而现在对姐姐来说，花父亲的钱也就等于花她的钱了，况且这钱都花在没有希望的治疗上，如果他安乐了，姐姐的钱保住了，他也少受几天罪。

天空被灰云所笼罩，正是他那一夜梦中的天空，对着这无际的灰色，云天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好，你让我死，我就死吧。

这时云天明想起了卡夫卡的一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与父亲发生了口角，父亲随口骂道“你去死吧”，儿子立刻应声说“好，我去死”，就像说“好，我去倒垃圾”或“好，我去关门”一样轻快，然后儿子跑出家门，穿过马路，跑上一座大桥，跳下去死了。卡夫卡后来回忆说，他写到这里时有一种“莫名的快感”。现在云天明理解了卡夫卡，理解了那个戴着礼帽夹着公文包、在一百多年前沉默地行走在布拉格昏暗的街道上、与自己一样孤僻的男人。

回到病房，云天明发现有人在等他，是大学同学胡文。云天明在大学中没有朋友，胡文是与他走得最接近的人。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友谊，胡文的性格与云天明正相反，是那种与谁都自来熟的人，交际极广，云天明肯定是他交际圈最边缘的一个。毕业后他们再没有联系。胡文没带鲜花之类的，而是拿来一箱像饮料一样的东西。

简短的唏嘘之后，胡文突然问了一个让云天明有些吃惊的问题：“你还记得大一时的那次郊游吗？那是大伙第一次一起出去。”

云天明当然记得，那是程心第一次坐在他身边，第一次和他说话；事实上，如果程心在以后的大学四年里都不理他，他可能也未必敢主动找她说话。当时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密云水库广阔的水面，她过来坐下后问他平时都喜欢些什么，然后他们攀谈起来，并不停地向水中扔小石子，谈的都是刚认识的同学最一般的话题，但云天明至今清晰地记得每一个字。后来，程心叠了一只小纸船放进水中，在微风的吹送下，那只雪白的纸船向

远方慢慢驶去,最后变成一个小白点……那是他大学生生活中最阳光明媚的一天。事实上那天天气并不好,下着蒙蒙细雨,水面上罩着雨纹,他们扔的小石子都湿漉漉的,但从那天起云天明就爱上了小雨天,爱上了湿地的气息和湿漉漉的小石子,他常常叠一只小纸船放在自己的案头。

他突然想到,自己那一夜梦到的小雨中的彼岸世界,是否就是来自那个回忆?

至于胡文说的后来的事,云天明倒是印象不深了,不过经他的提醒还是想了起来。后来,几个女孩子把程心叫走了,胡文则过来坐到旁边,对云天明说你不要得意,她对谁都挺好的,云天明当然知道这点。

但这话题没有继续下去,胡文吃惊地指着云天明手中的矿泉水瓶问你在喝什么。那瓶中的水成了绿色,里面还有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云天明说这是把野草揉碎了放进来,真正的大自然饮料。由于高兴,那天云天明的话特别多,他说如果将来有机会,一定会开一家公司生产这饮料,肯定畅销。胡文说天下还有比这更难喝的东西吗?云天明反问:酒好喝吗?烟好抽吗?即使是可口可乐,第一次尝也不好喝,让人上瘾的东西都是这样。

“老弟,那一次,你改变了我的一生!”胡文拍着云天明的肩膀激动起来,然后打开那个纸箱,取出一罐饮料,包装是纯绿色的,画着一片广阔的草原,商标是“绿色风暴”。胡文打开饮料,云天明尝了一口,一股带着清香的苦涩让他陶醉了,他闭起双眼,仿佛又回到了那细雨中的湖畔,程心又坐在身边……

“这是极端版的,一般市面上的都要加些甜味。”胡文说。

“这,卖得好吗?”

“很好,现在的问题是生产成本,别以为草便宜,没上规模前,它比苹果核桃什么的都贵;另外,草中有许多有害成分,加工过程也很复杂。不过前景很好,有许多大的投资方都有意向,汇源甚至想买下我的公司,去他妈的。”

云天明无言地看着胡文,一个由航天发动机专业毕业的生产饮料的企业家,他是行动者,是实干家,生活是属于他这样的人的,至于自己这样的,只能被生活所抛弃。

“老弟,我欠你的。”胡文说着,把三张信用卡和一张纸条塞到云天明手中,看看周围后在他耳边低声说,“里面有三百万,密码在这儿写着。”

“我没申请过专利。”云天明淡淡地说。

“但创意是你的,没有你就没有‘绿色风暴’,如果你同意,有这笔钱我们在法律上就两清了,但在情谊上可没两清,我永远欠你的。”

“在法律上你也没欠我的。”

“一定收下,你现在需要钱。”

云天明没有再推辞,收下了这笔对他来说是巨款的钱,但没有太多的兴奋,因为他清

楚,现在钱已经救不了自己的命了。不过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胡文走后,他立刻去咨询,但没有找张医生,而是费了很大周折找到了副院长,国内著名的肿瘤专家,径直问他如果有足够的钱,自己的病有没有治好的希望。

在电脑上调出云天明的病历看过后,老医生轻轻摇摇头,告诉他癌细胞已经从肺部扩散到全身,已不能手术,只能做化疗和放疗这类保守治疗,不是钱的问题。

“年轻人,医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

云天明的心彻底凉下来,也彻底平静了,当天下午他就递交了安乐死申请。申请交给他的主治张医生,后者似乎深陷在内疚中,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只是说先把化疗停了吧,没必要受那个罪了。

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如何花那笔钱。按常理说应该给父亲,再由他分给该给的亲人,但那也就等于给姐姐了,云天明不想这样做,他已按她的心愿去死了,感觉已不欠她什么。

那就想想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坐“伊丽莎白”号那样的豪华游艇环球航行很不错,这些钱应该够,但身体条件不允许,他可能也没那么多时间了。真是很遗憾,如果行,他本可以躺在阳光下的甲板上,看着大海回顾一生,或在某个细雨蒙蒙的日子登上某个陌生国度的海岸,坐在某个小湖边向布满雨纹的水面扔湿漉漉的石子……

又往程心那方面想了,这一阵子他越来越多地想到她。

晚上,云天明在电视中看到一则新闻:

在联合国本届行星防御理事会第12次会议上,第479号提案获得通过,群星计划正式启动,届时,将授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然资源委员会和教科文组织组成的群星计划委员会在全球进行计划的实施。

今天上午,群星计划中国网站正式开通,标志着该计划在国内的启动。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常驻代表处官员称,该计划在中国将面向企业和个人,但不接受社会团体的竞拍……

云天明心里一动,披衣走出病房,对护士说想出去散散步,由于已到熄灯时间,护士没让他去。他回到已熄灯的病房,拉开窗帘打开窗,原来老李床上新来的病人不满地咕哝了几声。云天明抬头看去,城市的光雾使得夜空一片迷蒙,但他还是看到了夜幕上那些银色的亮点,他终于知道该用那笔钱干什么了。

他要送给程心一颗星星。

按照网站上的地址,云天明给群星计划在国内的代办处打了电话,然后就给胡文打电话,请他了解一下程心的一些个人资料,比如通信地址、身份证号码等等。他预想了胡文对这个要求可能说的各种话,讥讽的、怜悯的、感叹的,但对方没说什么,只是在长长的沉默中听到一声轻轻的叹息。

“好的，她最近可能不在国内。”胡文说。

“别说是我打听的。”

“放心，我不是直接问她本人。”

第二天，云天明就收到胡文的短信，上面有他要求的程心的大部分个人资料，但没有工作单位。胡文说去年程心从航天技术研究院调走后，谁都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工作。云天明注意到，程心的通信地址有两个，一个在上海，一个在纽约。

下午，云天明向张医生请求外出，说有一件必须办的事，张医生坚持要陪他去，云天明谢绝了。

云天明打出租车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办事处。危机出现后，联合国驻京机构的规模都急剧扩大，教科文办事处占了四环外一幢写字楼的大部分。群星计划代办处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云天明进去时迎面看到一幅宽阔的星图，连接星座的错综复杂的银线显示在天鹅绒般纯黑的背景上。后来他发现星图是显示在一块大液晶屏上的，来自一台电脑，可以局部放大和检索。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负责日常接待的漂亮女孩。云天明介绍自己后，那女孩立刻兴高采烈起来，跑出去领来了一位金发女士。女孩介绍说这位女士是教科文中国办事处主任，也是亚太区域群星计划的负责人之一。主任也显得很高兴，握住云天明的手用流利的汉语说他是国内第一位有意向购买恒星的人士，本来应该联系大量媒体采访并举行一个仪式的，但还是尊重他的保密和过程从简的要求，真的很遗憾，这本来是一个宣传和推广群星计划的好机会。

放心，中国不会再有人像我这么傻了。云天明暗想，差点把这话说出来。

接着进来一位戴着眼镜，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士，主任介绍说他是北京市天文台的研究员何博士，负责恒星拍卖的具体事务。主任告辞后，何博士首先请云天明坐下，吩咐接待女孩给他倒上茶，关切地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云天明的脸色当然不像健康人的，但自从那酷刑般的化疗停止以后，他感觉好多了，竟有获得新生的错觉。他没有理会博士的问候，立刻重复了电话中的问题：自己要购买的恒星是作为赠品，所有权应归入受赠者名下，他不会提供自己的任何资料，也希望对受赠者绝对保密。何博士说没有问题，然后他问云天明有意购买什么类型的恒星。

“尽量近一些，带有行星，最好是类地行星。”云天明看着星图说。

何博士摇摇头，“从您提供的资金数量来看不可能，这些恒星的拍卖底价都远高于那个数量。您只能买一颗不带行星的裸星，且距离也不可能太近。实话跟您说吧，即使这样您的资金数量也低于底价，昨天接到电话后，考虑到您是国内第一位投拍者，我们就把一颗恒星的底价降低到您提出的这个金额。”他移动鼠标，把星图的一个区域放大，“看，就是这一颗，它的报价期已经多次延长，所以您只要确定购买，它就是您的了。”

“它有多远？”